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 冊

錢 穆 著

中 華 書 局

錢

穆

著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

冊

中華書局

重印弁言

錢穆氏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九三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解放前在學術界產生過較大影響。鑒於此書對學術研究仍有參考價值，我們現根據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所出第七版加以影印，供有關研究者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四年十月

自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爲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迄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尙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爲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迥絕焉。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爲清顯宦，弟子潛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爲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議。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於陽苑也。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爲游

幕。徐猶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准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輟志也。今日「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必以詆宋學爲門面，而戴東原氏爲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爲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適至於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媿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蕓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於復隆。南海康氏起，大聲疾呼，學術有

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爲救亡，而託附之於保王。是復欲以天下治亂爲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爲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薰陶，綏綏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彊，最鄙漢化爲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莖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爲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禩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頤琰旻寧奕詝載淳載灃爲之主，則終不免於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爲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爲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爲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爲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爲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爲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駁人

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爲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爲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日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已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已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於北平之未學齋。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二章	黃梨洲附陳乾初潘用微呂晚村·····	二二
第三章	王船山·····	九五
第四章	顧亭林附馬嘯·····	一二一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一五八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附姚立方馮山公程蘇莊胡東樵顧宛溪·····	二二〇
第七章	李穆堂附萬福廬王白田朱止泉全謝山蔡元鳳·····	二五九
第八章	戴東原附江慎修惠定宇程易田·····	三〇六

第九章	章實齋附袁簡齋汪容甫	三八〇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附許周生方植之	四五三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莊方耕莊葆琛劉申受宋子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農	五二三
第十二章	曾滌生附羅羅山	五六九
第十三章	陳蘭甫附朱鼎甫	五九六
第十四章	康長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譚復生	六三三
附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第一章 引論

上 兩宋學術

近代學術
導源於宋

宋學導源
於唐韓愈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發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梓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爲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卽無以識近代也

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何以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爲之率耶曰尋水者必窮其源則水之所自來者無遯隱韓氏論學雖疎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

貴，上者建樹功名，是謂入世之士。其跡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老，則爲出世之士。亦有既獲顯仕，得厚祿美名，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亦有以終南爲捷徑，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要之，不越此兩途。獨昌黎韓氏進不願爲富貴功名，退不願爲神仙虛無，而昌言乎古之道曰：爲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樂以師道自尊，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昌黎以來，唐之爲學者，亦無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爲馮道，在野爲陳搏，則仍唐人風氣也。言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爲宋學先河。史言

安定泰山
爲宋學先河

神宗間安定高第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宋學精神

劉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師，蓋宋學精神，劉氏數言亦足盡之。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時孫門有石介徂徠，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即進士場屋之與道

釋山林，彼皆無意於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經義其體，時務其用也。慶曆中，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於太學，及皇祐，安定來太學主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爲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卽處以學職。而伊川於安定，終其身非先生不稱，於濂溪則字之曰茂叔而已。

安定同時有范仲淹、希文，卽聘安定爲蘇州教授者。泰山孫明復亦希文在睢陽掌學時所激厲，索遊孫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旣先後遊希文門，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潤縣，亦羅致教授郡學。朱子記李延平語，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霸者也。而希文在陝，橫渠張子以兵書來見，希文授以中庸，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時橫渠則年十八矣。希文固以秀才時，卽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稱之，謂范仲淹初以忠言議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王安石之於希文，亦推之爲一世之師。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爲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搏，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

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旣自希文啓之，而希文罷知饒州，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坐貶，自是而朋黨之論興，而永叔亦以獎引後進爲務，其語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葉水心謂歐陽氏策

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又稱其以經爲正，而不汨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則廬陵所以繼踪高平以爲宋學眉目者，豈僅於效法昌黎之爲古文而有意於闢佛云爾哉。全謝山爲宋元學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廬陵，蓋得之矣。

荆公與宋學

王安石介甫，亦出廬陵門。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二至所爲淮南雜說，出一時相推以爲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慶歷六年二程始見濂溪於南安。介甫極重安定，寄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

何如哉。介甫之於神宗，則所謂得行其志者。劉靜春謂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又曰：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以此評介甫，良爲諦當。修聖人之經，卽安定之經。義其體也。新天下之法，卽安定之時務。其用也。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續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豈相遠。明道上神宗陳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師傅井地學校兵農諸大端，亦將以所發明聖人體用之學，施之政教，而返斯世於三代，以跨駕漢唐。伊川召見問治道，則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而橫渠尤醉心，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謂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關洛之學，亦不過曰不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荆公易說不在三經內，說者謂荆公不

二程與橫渠

北宋學術
之兩大精

王霸義利
之辨

兩宋學術
之轉變

東萊與南
軒

愜意故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爲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於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辜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在經術。明道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剝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別，蓋以洛學爲樞機也。

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儼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此正熙寧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張南軒則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自是學者爭務爲鞭辟向裏，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則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學，爲考亭之徒所不喜。良

朱子

宋學決非
無爲

鄧漢唐
與新經義

鄧漢唐
與書院講學

齋止齋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斷斷力爭，朱子終不稍屈，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瘡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於斯也。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並視，是豈爲識宋學之真哉。

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霸之辨也。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鄧漢唐爲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於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於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此不徒介甫爲之，兩宋諸儒靡不爲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於考亭。既以爲三代周孔之道晦塞於漢唐而復明於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於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於書院之講學。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爲務，此固非偶然而爲矣。

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菴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 晚明東林學派

南宋以下
書院之盛

陽明良知
學與科舉

南宋以來，書院講學之風尤盛。然所講皆淵源伊洛，別標新義，與朝廷功令漢唐注疏之說不同。及元仁宗皇慶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明承元舊，又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然後往者書院私人之講章，懸爲朝廷一代之令甲。亦猶夫熙寧之三經矣。功利所在，學者爭趨，而書院講學之風亦衰。其敝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陽明良知之學，卽針對當時章句訓詁功利之見而發。其隨地講學之所，據年譜所載，有龍岡書院，正德三年在龍岡。有貴陽書院，正德四年在貴陽。有濂溪書院，正德十三年在贛。有稽山書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書院，嘉靖七年，在兩廣。蓋亦南宋以來私家講學舊轍，與朝廷國學科舉生員之所治者，絕然異趣。而同時有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白沙。及陽明沒，而四方建書院以祀者尤夥。實則書院講學，明與朝廷功令相背。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與朝廷所頒十三經注疏及熙寧三經新義不同，而陽明所說，復與當時朝廷所頒五經四書大全有異。陽明之樹異於朱子，猶朱子當日所以樹異於漢唐諸儒。陽明之推本象山，亦無異於朱子之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常時朝廷科舉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僞學中禁。而明世宗亦有詔毀書院之舉。嘉在

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由廷臣斥滿谷水爲邪學也。顧一時學者建書院而講學之風，並不稍輟。萬曆間，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剪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不能盡毀，居正既敗，書院之風復起。其著者京師有首善，而無錫

有東林。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閣寺弄權，書院學者，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天下書院乃盡毀於魏忠賢之手。而東林尤爲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而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爲殿。然余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啓後之間，固難判劃。茲既粗舉宋明學術淵源大要，復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著於篇，爲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
之來歷

東林書院者，在無錫，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明萬曆中，顧涇陽涇凡兄弟與同里高景逸，重事興起。四方學者聞風來會，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啓五年毀於魏忠賢。並著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其後復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其變則爲復社，又分而爲幾社。蓋起萬曆，迄崇禎，與明相終始者，凡五十餘年。然黃梨洲爲東林學案，凡著十七人曰：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錢啓新、一本、孫淇澳、慎行、顧涇、凡允成、史玉池、孟麟、劉靜之、永澄、薛玄臺、敷教、葉園、適茂、才許、靜餘、世卿、耿庭懷、橘、劉本儒、元珍、黃白安、尊素、吳觀華、桂森、吳霞舟、鍾櫨、華鳳超、允誠、陳幾亭、龍正。其言曰：

東林黨與
東林學派

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